



LIUYUE CONGSHU

六月丛书

小船摇摇

王 荫 槐





XIAOCHUAN YAOYAO

小船摇摇摇

王荫槐 著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小船摇摇

王荫槐 著

责任编辑：刘杰英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）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1984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57,000 印张：4.625 印数：1—10,000

统一书号：R10280·118 定价：0.55 元

目 录

- 一 码头上……………(3)
- 二 我们这家人……………(36)
- 三 我的船呀，我的船——(54)
- 四 鸬鹚湾的梦……………(81)
- 五 还想摆一回横河……………(105)

小时候，我们家住洞庭湖中间，那是一个很美的地方。我家门前临湖，背后靠山；湖里的水，碧绿碧绿，山上的土，暗红暗红，连山的名字也是红的，叫赤山。水秀山灵的赤山，长在洞庭湖的中间。湖水绕着它，抱着它，源源不断地从它身边流过……

湖水时伸时缩。伸展到很宽的地方时，湖面开阔，一望无垠；一旦收缩，就变得很窄很窄了。湖水流到我们家门前，宽不过两里左右。大家看它没有湖的气魄，干脆就叫河了。

河面不宽，来往的客人却象流水一般，到了这依山傍水的地方，都要停住脚，歇一歇，看一看。据说，古时的美人西施，也随同范蠡(lǐ)，从千里迢迢的越国，跑到这里住了很久。以后，赤山的人，常念记他们，把那山的名字也改作了蠡山。

蠡山虽美，却没有我们家的立脚之地。全家六口人，佃了人家一块贫瘠的荒山，笔陡的山坡，连粪桶也放不稳。荒山上收到的，仅仅是指头粗的红薯根根。

老人们常说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我们没山可靠，只好去“靠”水了。

我满九岁那年，继父买来一只两头圆圆的蟒蟒(mǎng)划子^①，要我去摆横河^②。从此，小船和我结成了伙伴，在门前的河里划来划去，伴着我度过了我的童年。

① 蟒蟒划子：小船的名字，又叫两头蟒。

② 摆横河：码头俗语，即摆渡。

一、码 头 上

天还没亮，妈妈就催我起床了。

“柳伢子，快起来！”我总想在床上多挨一阵，睁开眼，看茅屋里还是黑糊糊的，便随口“嗯”了一声，又困着了。妈妈听不到一点动静，又在喊着：

“崽呀，困不得啦，慢些去晚了，你又会落在人家的后头。”

我不能惹妈妈生气，只好狠狠心，一骨碌下了床，揉着眼睛，光着脚，摸到禾场边的苦枣树下，背了桨叶和桨桩^①，高一脚，低一脚地踩着鹅卵石，朝河边走去。

① 桨桩：专门用来套桨环的木桩。桨叶上的桨环套到桨桩上，才能自如地荡桨。

船码头在南嘴。这是蠡山唯一的小街，南来北往的船客和排客，在这里绾（wǎn）了船，靠了排，拖着裤腿很大很大的灯笼裤，走进圆圆的街门。二两酒，一小盘落花生进了肚，再来点西瓜子，一盖碗热茶，一边嗑着瓜子，喝着茶，一边扯着五湖四海的白话……

过路客，在这里歇上一夜半天，又要分手了。拉纤的拉纤，荡桨的荡桨，摇橹的摇橹，大声吼气地吆喝着，哼着歌儿向码头告别。排客们划着又笨又大的杖船^①，离木排半里远时，便把船头的大铁锚抛到水底，然后，由排上的人围着一个绞盘，把那系在锚上的竹缆绞上来。竹缆绞起一寸，木排就往前移动一寸，绞盘的人走一步，木排也进一步。当那摆得象小街一样的木排，慢慢地靠近杖船时，船上的人又摆起长蛇阵，开始启锚了。

水下的铁锚，陷进了河泥，想是吃得太

① 杖船：随着木排一路走的船，船上有桨片若干，前后有木板筑的台。

深，那些启锚的人，要放开喉咙大喊一气，象是助威。喊的词曲，都有一定的格调，而且有先有后，站在船头的人两手抓着竹缆，脚蹬船板，带头喊道：

“都来用劲扯呵！”

“扯呵——”后头的人同样猛地一蹬木板，即刻帮上了腔。

喊着喊着，就唱开了，还是领头的先唱：

“嗨呀——”

其他的人马上接着：“嗨呀——喂嗝嗝哟——”

那声音，有高有低，有快有慢，悠悠飘扬，传遍了大河上下……

打渔人也是码头上的常客，那些打撑篙网、撒网子的，那些放鸬鹚、钓钩、络子的^①，放花眼篮的^②……天天提着活鲜鲜的鱼，拿

① 络子：是一种两头尖，中间大的渔具，中间的口子倒装着竹刺，进去的鱼跑不出来。渔民把它用竹缆连着，沉在河底捕鱼。

② 花眼篮：一种长圆形的竹制渔具，两头的口子，都倒着竹刺，鱼能进不能出，大都放在有水草的地方捕鱼。

到街上叫卖。

月儿一样的街门，时时都有人穿进涌出。

而今不同了，到了发水的时节，河宽了，水急了，放排的，不敢过洞庭湖，河里没有那样热闹了；打渔的，也下不得网，放不得钓。闲着没事，便驾着渔划子来摆横河。

驾船的人忽然多了，过河的不见多，我们的生意，自然就差了，要是去晚了一点，就只能排上尾档^①。妈妈怕我困过了时，总是天不亮，就催我起床。

这天，我还是来晚了，到码头一看，头前摆了一排划子，两头蟒啦，荷叶边啦，莲子壳啦，双飞燕啦，桡杈杈啦^②……码头都好象挤窄了。轮到我面前，刚好是第十档。

到得早的人，正忙着抹洗自己的划子，手脚快的，收拾好了，嘴里衔着竹脑壳烟袋，倒在船尾子上扯谈。

① 档 (dāng)：码头上排队的次序，如最先到的为头档，接着到的是二档。

② 都是小船的名字。

我也想抹一下自己的船，可是低下脑壳一看，从哪里动手哟！唉——我的两头蟒，不晓得有好多年没上油漆了。挨近水的板子，发了黑，豆腐渣样的，手指头都戳得穿；船上没有遮盖的锁护板子，横搁在中舱的一块方板，还是继父从床上抽来的。当然最伤神的，还是底舱的板子，那里的桐油石灰裂了口，河水从缝隙里沁过来。起初还不大显形，象是得了烂眼病的眼睛，成天水唧唧的；前几天，越沁越厉害，好几处穿了口，钻过来的河水，泛起好高好高。末尾想起继父糊壁，用的是牛屎和稀泥，丝风不漏，我便挖了几坨堵船上的漏眼，果真灵验，以后，凡有鼓水的，就糊它一坨，牛屎也懒得拌了。水是堵住了，但是堆在舱里的泥巴，象一座一座的小坟包，样子难看不讲，可怎好用水抹洗嘞？

唉，两头蟒呵，哪一天，我能跟别人一样的打扮你？

我站在船头，望着那些泥巴坨发呆，忽听见一声呼风的哨子：“呵喂——”抬头一看，

一只划子，张着白白的风篷，象一扇伸开的翅膀，“唰唰唰”地朝码头飞来了。

闭上眼，也猜得到，那是夏胡子的船。

临近码头时，夏胡子松了风篷的脚绳，腿往舵把上轻轻一靠，他的船脑壳，飞快地转了弯，不偏不斜地插进了船档，“嚓——”地一声稳稳当当靠了岸。

这码头上，论船的好坏，我的最差，夏胡子的最好。他的荷叶边，全套的锁护板子，油了桐油，刷了秀油^①，水光光，金闪闪，照得见人；头前，有铁锚，船尾安了小木舵；他的桨环，不象我这样——麻索扭的，一点也不灵活，动不动就断了；他的桨环，是牛皮做的嘞！涂了油，溜光光的。莫说荡，看一眼，都舒服。荡起来，软乎乎的，没有一点声响；还有那一双楮（chǔ）木桨叶，红红的，飘在碧绿的水里，象凤凰鸟儿伸出的翅膀。

多惹人爱呵，夏胡子的船。

① 秀油：桐油提炼的油，很浓，色淡红。

个头高大的夏胡子，穿件白竹布背心，露出两只吓人的胳膊，粗大得没法比，黑黝黝的，太阳一照，闪闪发光，象上了一层桐油。我最怕他那双眼睛，瞪圆了，血红的，喷得出火。听人说，那是一双醉眼。每看到那醉醺醺的目光，我即刻就掉了头。直到而今，还没有看清过他的脸相。

不单是我畏惧他，就是南嘴河边的人，都敬他三分；还有，那些来往的洋船^①，到了南嘴开边，就走慢了。有时还“嘟嘟”叫几声。叫哪个？叫夏胡子。听到叫声，他不慌不忙，荡着尾后插着三角旗的荷叶边，靠近洋船，洋船上的人拉的拉，扯的扯，多客气！夏胡子走了，洋船又“嘟嘟”叫几声，意思象说：夏胡子，慢些走。

住在河边的伢子，都晓得洋船是了不起的，跑起来一阵风，无风掀起三尺浪，见到它，都要躲得远远的。可夏胡子不怕，人家还接他，送他。真是怪。

① 洋船：即轮船。

“洋船要喊夏胡子做什么？”为这事，我特地问过妈妈。

“要他引洪哩。”

“引洪？引么洪？”

“引洪，就是跟洋船带路，洞庭湖里，哪里水浅，哪里水深，他心里都有数。”

“呵——”夏胡子有这样的本事，难怪罗——忽然，我又不明白了，“这样多的人，为什么偏偏要夏胡子引洪？”妈妈说，这不是三言两语讲得清的，日子长了，自然就明白了。

“夏胡子，好大一阵没看你引洪哒？”夏胡子来了，有人高声地打着招呼。

“河里发了水，闭着眼睛都可乱、乱走，”夏胡子抛了锚，一边洗船，一边答话，“你看——还要引、引么洪、洪嘛？”夏胡子手脚灵便，就是舌子不灵便，说话有点结，好象是牙齿把话咬断的。

有人为夏胡子抱不平，骂洋船上的人没良心：要人就是宝；不要，一根草。可是，夏胡子偏怪，人家帮他骂得白沫直冒，他反倒心平气和地劝慰别人：“老伙计，怪、怪不

得船上的人，而今洞庭湖装满了水，何必要人家出些冤枉钱嘞？”

他洗好船，腋窝里挟个酒瓶，上了坡，径直进了街头的圆门。

太阳已偏顶了，才走了四档，我还要等五船呵，眼睛都要望穿。大人们扯的白话，我插不上腔，干坐得没味了，便蹦到水里泡了一阵。

“柳伢子，舀鱼去。”么和尚举起三个角的丝舀子，笑嘻嘻的对我说。

“不去，我怕塌档。”

“哎，你在我的后头，要塌，先塌我的。来，就在头前嘴上，舀一阵就打转。”说着，朝我连连招手。

洞庭湖的针尖鱼和银鱼^①，到了发水的时候，好象邀了伙的，一群群的往上游，水流越急，鱼越多。么和尚把我带到离码头不远的鸭婆嘴，下了水。先是齐腰，慢慢的，齐了胸口，越到深处，舀的鱼越多。倒在斗

① 针尖鱼即针鱼。针鱼和银鱼现在洞庭湖区已极少了。

盘的针尖鱼和银鱼，离了水，很不舒服，气得跳起好高，太阳晃在它们身上，银光闪闪。不过，这些小把戏还是没用，几蹦几跳，就瘫在盘里不动了。

么和尚的兴致越加高了，只见一个光溜溜的脑壳在水上晃动，要不是举着一把丝舀子，还会以为是上边河里冲下来的冬瓜盖盖。他的脚离了底，踩着水，去追那些跑到河心的鱼群。在南嘴河边，象这样踩水舀鱼的，都是有本事的角色。我看出味来了，拍着手叫好，又要么和尚教我舀了一气。

码头上，又开了一只划子，装了几个客，一看荡桨的是夏胡子，我急了，“么哥哥，么哥哥，拐了场，我两个误了档，误了档。”

“刚来一阵，何得误档罗——你只想不要我舀了。”么和尚上了岸，一边往斗盘倒鱼，一边说。

“不信，你看，夏胡子的船都开了。他不是在我们后头啵？”

么和尚用手遮住眼眉前的太阳，眯着眼睛瞄了瞄那划子，认出了夏胡子，一下慌了手

脚，急急忙忙赶回了码头。

我上了船，心里还在打鼓，张开口出气，象拉风箱似的，眼睁睁的看着离岸很远的荷叶边划子。噫，夏胡子又掉转头，往回走，船近了，闻到一股尸臭味，我才晓得，是夏胡子带了几个人，拖回了一具死尸。

“伙计，好、好事做到底，把死尸埋到山、山上去；喝、喝酒，算我的。”夏胡子启掉锁护板子，要大家把尸体拖到上头，再抬上山。

想是泡得太久了，那股臭气怪难闻的。我赶紧捂着鼻子，躲到一边去了。

夏胡子这个人，样子很凶，可他每见到河里的流尸，就要捞上来埋掉；有时，自己不得空，他还出钱请人帮忙捞尸。真是个怪人！

这件事象个谜，过了好久，也没猜出他为什么这么做。有一天，刮北风，船开不了头，我在屋里剥猪草，妈妈坐在门口做针线，嘴里哼着地花鼓小调；趁着妈妈心绪好，我问：

“妈妈，我不懂，夏胡子为什么事喜欢收